

# 年 味

□ 谢建骅



乡 情 李昊天 摄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又要过年了。走在大街上,居民楼阳台上大多挂着一串串腊肠、腊肉,这似乎在广而告之,“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眼前的情景,又撩起了我对家乡的记忆,想起家乡的年味儿。家乡是里下河怀抱里的一个小村落,人称水乡,家乡的年味是从腊月开始的。那时一进入腊月,水乡人就忙碌起来了,一应筹备着“年味”的事儿,杀猪过年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家家户户都要养上一头肥猪准备过年。那时就有“养鸡为油盐,养猪为过年”的说法,大部分的猪肉卖出去换钱,剩下的猪肉,母亲把它们切成一条条的,在上面抹上盐,放在一口大缸里,封上塑料膜,压上石块,腌上一个多星期,再拿出来挂在屋檐下晾晒。这时的屋檐下,晾晒的不光有腊肉,还

我小时候,做小生意的人,很多都是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或骑着自行车,走村串乡做买卖,人们统称这些人为“货郎担”。我的老家邻居姓乔,排行老四,他就干这生计,多有好评。

那时庄稼人,终日为农活忙碌,在队长尖利的哨子声中劳作,油盐酱醋、针线针脑的生活必需品,就无暇去买;或锅漏了,碗裂了,盆坏了,需要修补,也去不了集市。焦灼之际,货郎担成了足不出村的庄稼人的救星,声声叫喊,由远而近,抱着浓郁的乡音,一如炊烟一样的温情。听了叫喊,女人们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支起耳朵,寻找那叫喊的方向。

货郎担,男人居多,偶尔也能遇到个别泼辣的女汉子,吱吱呀呀地挑着担子,不紧不慢,朝着村庄款款而来,温暖了村妇的目光。担子还没落稳,女人们三三两两地

围过来,一番挑拣,一阵讨价还价,生意做成了,将欢喜挑在眉梢。

暮春时节,时近晌午,村民们歇了工,聚在村头的老槐树下。男人席地而躺,任槐花和阳光落在脸上。女人坐在槐花香里,一边纳着鞋底、编织毛衣。这时,送货郎不期而至,吹着哨子,或笛箫,或摇着小鼓,人们一招手,送货郎笑容可掬地踱过来。男人买烟嘴、刀片,女人买木梳、镜子、针线或头绳,有钱的给钱,没钱的回家拿来破布烂棉花换取,多余的就换些糖果,拿回家给孩子们吃。送货郎走了,一群孩子和狗跟着,你推我搡,熙熙攘攘。做母亲的就撂掇着孩子说:跟送货郎去吧!送货郎摇着鼓应道:跟我走吧,有糖呢。孩子吓得一扭头,溜了。

货郎担不全是卖小杂货的,也有靠卖手艺吃饭的手艺人。有修铁锅、给铝锅换底、补盆的,打桶箍、扁担箍的,修伞的,剃头的等等,五花八门。他们手艺精湛,服务热诚,大受乡下人的欢迎。这些送货郎工匠们,大都是外乡人,操着南腔北调,挑着必备的器具,披星戴月地行走于乡间,用和善的心和粗糙的手,服务于千家万户,也将手艺留在了民间。庄稼人从不亏待手艺人。出于乡间的淳朴,缘于对手艺人的敬重,庄稼人往往将手艺人待之为客,和手艺人谈桑麻话农事,说家长里短。有的人家需要修补的物件多,就把手艺人留下来管吃管住几天。临别,温上一壶散酒,摆上几碟热菜,算是庆工。几盅酒下去,手艺人颇为伤怀,道出家里的苦,日子能熬住,谁会走邇乡这条路呢。离开时,手艺人竟忘了拿工钱,不知是故意的,还是为了感谢。

少年时,我记得有一个邇乡剃头的中年人,白脸膛,瘦削个,一手好活儿。一年四季,除了冬天,他都挑着剃头挑子邇乡剃头,远远地就听到叫喊:“剃头喽,五分钱一剃,修面的,外加一分!”

邻居四爷听到叫喊声就来了精神,因为他的头发又长又硬,技术差的师傅不敢接活,终于有人给拾掇了。他仰躺在折叠椅上,师傅将热气腾腾的毛巾往四爷头上一放,雪亮的剃刀如走龙蛇,只片刻,头顶上弥漫着皂香,泛着青光。几年后,看不到剃头的师傅来邇乡了,听说是回城去了。

如今,生意人有了固定的门面和商铺,甚至超市,不必邇乡叫卖,不必挑着日月奔走,讨生活了。但货郎担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记忆,邇乡人的劳苦、敦厚与热诚,成了从贫困的岁月中跋涉而来的庄稼人无法忘却的眷恋。

有腊鸡、腊鸭、腊鹅、腊鱼,一串串,一挂挂,成了水乡一道充满“年味”的风景线。

“糖果祭灶,新年来到”,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家乡有祭灶的风俗,为了表示对灶王爷的感激之意,家家都要祭灶,灶王爷神像两边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在灶台上供上糖果,燃香,放鞭炮,进行辞灶仪式。辞灶一过,年味就一天比一天浓了,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忙年啦。

先是扫屋,我们那里又叫“掸尘”,将一年的积垢去除,干干净净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之后糊墙、贴喜纸、挂年画。那时,家家住的是土坯茅草房,墙壁凹凸不平,黑乎乎的。每年过年前,爷爷都要从学校带回一些旧报纸让我们把墙壁糊上,这样既光亮,又好看,还营造了家庭的文化氛围。贴在墙上的旧报纸,也成了我们的“课

外读物”,有事没事时总对着墙上的旧报纸,看图片,念文字,津津有味。

童年的印象中,最让我感到兴奋的就是挂年画啦!那时的年画,都是当年那些革命现代京剧的剧照,比如《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真是好看。

年画买回,我们兄妹几个就在哥的指挥下开始挂贴,每人都会选上一幅贴在自己的房间里。哥一边指挥,还一边为我们讲解画里的故事。

我最喜欢的《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那幅画,杨子荣手执马鞭、踏雪前行的威武的形象,我十分崇拜。因为天天趴在画旁“研究”,模仿英雄形象,那唱腔唱词也跟着广播里学了不少。有时兴起,

兄妹几个一人顶一个角儿,亮开嗓子演绎着戏里的动作煞有介事地唱上那么一两出儿。看到我们一个个唱闹得沸反盈天,父母也乐得笑出了眼泪,一个劲地为我们鼓掌。现在想想,那时的欢乐场景,实在是人间难得的盛事。

在家乡过年,一定能吃上香喷喷的炒米。这种炒米不是小转炉转出来的米粒,也不是烤箱里烤出来爆米花,是大锅里炒出来的,也是故乡一种特产食品。多天前,母亲就开始张罗炒米的事宜。炒米师傅来了,母亲用米箩把糯米淘净晾干,父亲就在灶后烧火温锅,只见师傅把一包黑乎乎的沙粒倒进锅里,然后倒进糯米,师傅不停地挥动大铁铲翻炒,不一会儿,锅里的糯米就发出“噼啪、噼啪”的裂爆声,米粒渐渐变大,炒米的馨香在灶屋里弥漫开来,在一旁观看的我们早已急不可耐、垂涎欲滴了。炒米起锅了,白花花的,母亲知道我们馋了,拿来小碗,每人舀上半碗,让我们解解馋瘾。比原来米粒大上好多倍的炒米,吃到嘴里脆生生地响,顿时满口生香。

那时,二十四夜过后,走在巷道里,到处可以听到水乡人家炒菜籽、花生、芝麻的声音。白天,水乡人家开始蒸包子、年糕,制作鱼圆、肉圆、藕粉圆等,巷道里飘满了馨香的年味儿。

除夕晚上的年夜饭,是我们最为盼望的,桌上摆满了以腊味为主的菜肴,一家人吃着母亲做的年夜饭,津津有味,开开心心,气氛热烈。父亲斟上了一碗自家酿制的米酒,我们以茶代酒,轮番向父母敬酒。那时的年夜饭,虽不丰盛,但就是觉得特别好吃美味,让人心生对家的眷恋。

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留在舌尖上的年味儿却难以忘怀,每每想起,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酩酊情愫涌上来,沉醉在心头。



## 点 睛

梁 风 英 摄

# 乡 风 民 俗 说 大 冈

□ 韦定明

大冈镇由于隔兴盐界河与兴化县安丰镇相望,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之较盐城诸乡镇具有不同的乡风民俗。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冈仍保留着明清风格的街道布局,当时最能代表大冈建筑特点的是北圆门和小石桥。北圆门屹立在大冈小街北面,再往北只有大冈小学、散居住户及一些社直单位。圆门内则店面一家挨一家,紧挨北圆门内侧东面的是豆腐店,距豆腐店不远还有个草炉饼店。烤饼炉用柴草烧,炉上是半圆形穹顶,贴饼人手伸进去把饼贴在穹顶上。街西靠圆门是大礼堂、文化站,文化站内设说书场,扬州评话名师王少堂曾在此说过《武松》。圆门内的北街与南街中间隔着一条夹沟,夹沟由东向西架着五座小桥。位于南、北街交界处,其形如苏南常见的石桥(又名肇丰桥)尤为出名。北圆门与小石桥南北呼应,无疑增加了大冈镇的神秘与雅致。

六十年代大冈餐饮由一个公私合营的人民饭店及南北两个无粮店组成(也许因为只卖面条馄饨类小吃之故)。人民饭店其菜肴主要有白斩鸡、蟹羹、糖醋鱼、虾米煮干丝、粉条鸡丝等。无粮店的虾糠汤面再配上黑猪油熬成的特制卤子油,香味扑鼻。大冈的特色面点主要有脆饼、饊要子,但脂油渣子草炉饼及水面也有名气。街北面店的杨师傅,揉面用劲非常人做能及,因而他加工的水面很劲道。

大冈集镇商贸较周边乡镇更为活跃,在六十年代镇上仍有米行、草行、炭行、菜行、猪行等。他们一般靠价差或拿佣金作为收入来源。解放初大冈仍有帮船四班,分别开往东台、泰州、安丰、盐城。

六十年代开通盐城、大邹两班轮船后,时因冰冻或水浅无法航运,帮船仍作为替代交通工具。逢农历五、十开集在大冈由来久远,每到逢集日,农民或推车,或担担,或船载,纷纷将猪牛羊等运到集市销售,更有兴化、大丰及远路客用大船将农副产品运来参加交易。有些农户赶集就像赶庙会一样,穿上整洁的衣服全家参与,上趟街比现在进城还新鲜。每到逢集日小集镇处处人围攒动,北大街有时挤得走不动。通过多年赶集,周边形成了一些专门靠跑集头营生的群体。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至少养着三、五头耕牛,因此老牛的淘汰更新及繁育相当普遍,这也促成了集市的繁荣及专门从事牛市生意人的形成。

历史上大冈有众多学堂、私塾及佛寺、庙宇,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儒佛道兼容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集镇礼堂演戏、书场说书成为常态,在乡间逢年过节玩兔、灯会也常举行。尤其是每年正月初六(“六子夜”)几乎每个村庄都搞火把节,参与者人手持灯笼、火把过三桥预兆年内有个好收成。大冈人看戏很讲究品位,他们最相信孙德林的地区京剧团及省淮班子。1978年上海人淮筱文艳、何叫天来演出时邻近乡镇农民都来观看,树上、房上都是人。大冈集镇及周边农村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说出几句古书头,每当挑河收工或秋后乘凉,几个人围在一起,听老人传神的说唱,一个个鸦雀无声,浓浓的文化氛围催生了一代代本土戏人。

近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人离开了大冈到盐城或大城市落户。逢年过节或有家庭聚会,他们都会带儿孙回大冈走走,再买点土特产带回去,以了却在外亲人的思乡之情。

堂弟在外地上班,今年过年不回家乡了。那天我去三叔家串门,三婶一个劲儿念叨,说堂弟过年不回家她不放心,怕他吃不好睡不好,怕他想家,怕他一个人孤单。说到最后,三婶抹起了眼泪:“这孩子没在外面过过年,今年孤孤单单在外面,得多冷清!”

我见三婶如此不安心,便拿出手机,点开表弟的微信视频通话。三婶在手机上看到表弟,眼泪又涌了出来:“你这小子,一个人在外面过年能行不?”堂弟说:“能行啊,而且非常行,特别行,十分行!”堂弟兴高采烈地跟三婶打趣,脸上一丝忧伤的表情都没有。

我对堂弟说三婶不放心他在外面过年,堂弟哈哈地笑起来,对三婶说:“妈,我现在呢,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乐不思蜀,我已经把他乡当故乡了!告诉你们吧,我们单位很多人过年都不回家,公司出台了很多措施,鼓励我们留下来过年。过年期间,公司食堂每顿饭都会是十二个菜,年三十晚上还让大家吃饺子呢。我们留下来过年的员工,正在准备春节联欢会呢,到时候我得演节目呢。而且,我现在无牵无挂一身轻松,准备过年期间加班,工资是平时的三倍呢……”

堂弟说得眉飞色舞,三婶的表情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她笑呵呵地说:“你觉得开心就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总想着加班,放假了,一定要好好歇几天,咱家不缺你挣的那点钱。”堂弟说:“妈,我知道,我已经把过年计划拟定出来了,假期我主要安排了旅游,过年了嘛,争取在外面开开心心过个年。我们这里很多景区都免门票了,我过来三年了,还真没好好玩过。今年正好利用假期,痛痛快快地玩个够!”三婶听堂弟这样说,完全放心了。

堂弟说:“妈,我在外面真没事,就是担心你跟我爸太孤单。不过一想到不回家过年,咱们都安全,还能减轻防疫压力,我就觉得很值得。毕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我给你们买的礼物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到了。过年你跟我爸要开开心心的!”我拿过手机对堂弟说:“家里你就放心吧,有我们在呢,保证让三叔、三婶开开心心的。”堂弟连连点头。

今年像堂弟这样在外地过年的人很多,大家从大局出发,选择就地过年。表妹、表姐,还有五叔一家,都不回老家了。表妹说,虽然不回家,但大家族还是可以实现“云聚会”,在网上团聚,照样热闹喜庆。她说,到时候肯定就像春晚一样,主会场在家乡,分会场在祖国各地,大家借助网络互动,一定别有情趣。他们在外地过年,其实所谓的“外地”,也是最熟悉的环境,周围都是同事朋友,感觉一样亲切。大家把这个年安排得好好的,过个幸福年,就是最开心的事。

我在想,年,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年,在哪儿过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而且,现如今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故乡变得不再遥远,祖国人民是一家,他乡也可作故乡。只要心中有爱 and 温暖,他乡过年亦是福。

# 年

□ 鲁再书

腊八粥是年味的请帖  
一场年货集市就是一把炉火  
把新春的空气煮沸  
丰盛的食材充盈着年的饱满

取下吉祥  
炸出四季如意  
取下如意  
蒸出幸福绵长  
  
美酒和着焰火的绚丽  
舌尖的圆舞曲盛大开演  
浓重奢华的圆  
醉倒诗仙一片  
强国盛世填满胸膛  
辛劳和泪水融化成诱人的甜